

# 唐宋传奇集

鲁

迅校录

王中立译注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# 唐 宋 传 奇 集

鲁 迅 校 录

王 中 立 译 注

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传奇集/鲁迅校录:王中立译注. —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2. 8

ISBN 7 - 80504 - 904 - 1

I . 唐... II . ①鲁...②王... III . ①传奇小说—中国—唐代②传奇小说—中国—宋代 IV 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3252 号

---

唐宋传奇集

鲁 迅/校录 王中立/译注

出版人/刘文君

\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)

河北省永清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 字数 340000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7 - 80504 - 904 - 1

I·200 定价:21.50 元

# 序 言

朱一玄

唐宋传奇，说通俗一些就是唐宋时期的短篇小说。

小说发展到唐代基本上走向了成熟。说它成熟，是因为唐传奇已完全具备了小说的特点：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完整故事情节，具体的环境描写，而且广泛地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和现象。

唐传奇和其它文体一样，都有着孕育、产生、发展、成熟的过程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给唐传奇做过两段极为精确而概括的论述：

小说亦如诗，至唐代而一变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。胡应麟云：“变异之谈，盛于六朝，然多是传录舛讹，未必尽幻设语，至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。”其云“作意”，云“幻设”者，则即意识之创造矣。此类文字，当时或为丛集，或为单篇，大体篇幅曼长，记叙委曲，时亦近于俳谐，帮论者每訾其卑下，贬之曰：“传奇”，以别于韩、柳辈之高文。顾世间则甚风行，文人往往有作，实唐代特绝之作也。

传奇者流，源盖出于志怪，然施之藻绘，扩其波澜，故所成就乃特异，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，谈祸福以寓惩劝，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，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，甚异其趣矣。

从鲁迅先生的这两则论述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以下几点：首先，传奇小说是在传统文学、特别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成的。不同的是，唐传奇作者“始有意为小说”，这正是常说的由不自觉地自觉的质的飞跃。其次，唐传奇的内容渐趋贴近社会，反映现实生活。虽然在唐传奇中还有不少鬼神怪异之作，但反映现实生活之作渐被人们重视。这些作品取材相当广泛，上自皇帝后妃，下至妓女商贾，既有国家大事，又有民间琐事，有对社会黑暗的披露，又有对理想与光明的向往。已由“怪力乱神”走向“人事之奇”，脱离了荒诞不经，开始正面描写人世。这也正是唐传奇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。再者，传奇小说在艺术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和提高。“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”以显见作者史才、诗笔和议论；同时，传奇不再是六朝“粗陈梗概”或“丛残小语”，而是施之藻绘，扩其波澜，短则几千字，长则万馀言，或为丛集，或为单篇，大率“篇幅曼长”之作了。

宋传奇承续唐代传奇，从数量上看，超过了唐传奇，但艺术成就上，引人入胜、耐人咀嚼者寥寥，大多数似乎并无出色动人之处，明代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，批评宋人传奇说：“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，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，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，而宋人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。”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也说：“宋一代言人之为志怪，既平实而乏文采，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，拟古且远不逮，更无独创之可言矣。”一般来讲，宋传奇较为平实简单，思想也近浅显，文笔也多有芜劣粗糙之嫌。唐宋传奇，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，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可以说唐宋传奇是小说史上的一块丰碑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说：“唐人小说，不可不熟，小小情事，凄婉欲绝，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，与律诗可称一代之奇。”唐宋传奇确实是一座璀璨的宝库，对于文学爱好者，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偏爱者，唐宋传奇不可不读。

历史上所谓“卫道秉正”的正统文人对小说意存鄙视，执一偏之见，益加摒弃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小说家列于“九流十家”之末，并说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是至深的，致使小说类作品真伪杂糅、任意点窜、妄加篇目、改题撰人。鲁迅先生感于此，而“发意匡正”还其本来面目，特校录整理《唐宋传奇集》。鲁迅先生于每篇传奇的来源和版本都详加考订，足资凭证，此书至今也是研究唐宋传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读本。

《今晚报》社的王中立先生研究唐宋小说多年，勤勉不倦。他将鲁迅校录的《唐宋传奇集》译为白话，译文通畅顺达，信而有征，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无疑是件大有裨益的好事。鉴于此，无论是对于唐宋小说专门研究者，还是一般文学爱好者来说，此书都不失其研究和阅读的价值。

1999年8月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 
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

## 序 例

东越胡应麟在明代，博涉四部，尝云：“凡变异之谈，盛于六朝，然多是传录舛讹，未必尽幻设语。至唐人，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。如《毛颖》《南柯》之类尚可，若《东阳夜怪》称成自虚，《玄怪录》元无有，皆但可付之一笑，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。宋人所记，乃多有近实者，而文彩无足观。”其言盖几是也。厌于诗赋，旁求新途，藻思横流，小说斯灿。而后贤秉正，视同土沙，仅赖《太平广记》等之所包容，得存什一。顾复缘贾人贸利，撮合雕镌，如《说海》，如《古今逸史》，如《五朝小说》，如《龙威秘书》，如《唐人说荟》，如《艺苑摭华》，为欲总目烂然，见者眩惑，往往妄制篇目，改题撰人，晋唐稗传，黥剿几尽。夫蚊子惜鼻，固犹香象，嫫母护面，诘逊毛嫫，则彼虽小说，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，而换头削足，仍亦骇心之厄也。昔尝病之，发意匡正。先辑自汉至隋小说，为《钩沉》五部讫；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，将欲汇为一编，较之通行本子，稍足凭信，而屡更颠沛，不遑理董，委诸行篋，分饱蟬蠹而已。今夏失业，幽居南中，偶见郑振铎君所编《中国短篇小说集》，扫荡烟埃，斥伪返本，积年堙郁，一旦霍然。惜《夜怪录》尚题王洙，《灵应传》未删于邈，盖于故旧，犹存眷恋。继复读大兴徐松《登科记考》，积微成昭，钩稽渊密，而于李徵及第，乃引李景亮《人虎传》作证。此明人妄署，非景亮文。弥叹虽短书俚说，一遭篡乱，固贻害于谈文，亦飞灾于考史也。顿忆旧稿，发篋谛观，黠澹有加，渝敞则未。乃略依时代次第，循览一周。谅哉，王度《古镜》，犹有六朝志怪馀风，而大增华艳。千里《杨倡》，柳理《上清》，遂极库弱，与诗运同。宋好劝惩，摭实而泥，飞动之致，眇不可期，传奇命脉，至斯以绝。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，作者云蒸，

郁术文苑，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，蒋防元稹振采于后，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，则其卓异也。特《夜怪》一录，显托空无，速允成陈言，在唐实犹新意，胡君顾贬之至此，窃未能同耳。自审所录，虽无秘文，而曩曾用心，仍自珍惜。复念近数年中，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，当不多有。持此涓滴，注彼说渊，献我同流，比之芹子，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，而得玩绎之乐耶。于是杜门摊书，重加勘定，匝月始就，凡八卷，可校印。结愿知幸，方欣已歉。顾旧乡而不行，弄飞光于有尽，嗟夫，此亦岂所以善吾生，然而不得已也。犹有杂例，并缀左方：

一、本集所取资者，为明刊本《文苑英华》；清黄晟刊本《太平广记》，校以明许自昌刻本；涵芬楼影印宋本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；董康刻士礼居本《青琐高议》，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；明翻宋本《百川学海》；明钞本原本《说郛》；明顾元庆刊本《文房小说》；清胡珽排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等。

一、本集所取，专在单篇。若一书中之一篇，则虽事极煊赫，或本书已亡，亦不收采。如袁郊《甘泽谣》之红线，李复言《续玄怪录》之杜子春，裴铏《传奇》之昆仑奴、聂隐娘等是也。皇甫枚《飞烟传》，虽亦是《三水小牋》逸文，然《太平广记》引则不云出于何书，似曾单行，故仍入录。

一、本集所取，唐文从宽，宋制则颇加决择。凡明清人所辑丛刊，有妄作者，辄加审正，黜其伪欺，非敢刊落，以求信也。日本有《游仙窟》，为唐张文成作，本当置《白猿传》之次，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，故不编入。

一、本集所取文章，有复见于不同之书，或不同之本，得以互校者，则互校之。字句有异，惟从其是。亦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，以省纷烦。倘读者更欲详知，则卷末具记某篇出于何书何卷，自可复检原书，得其究竟。

一、向来涉猎杂书，遇有关于唐宋传奇，足资参证者，时亦写



## 序 例

---

取，以备遗忘。比因奔驰，颇复散失。客中又不易得书，殊无可作。今但会集丛残，稍益以近来所见，并为一卷，缀之末简，聊存旧闻。

一、唐人传奇，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，耳目所及，亦举一二。第于词曲之事，素未用心，转贩故书，谅多讹略，精研博考，以俟专家。

一、本集篇卷无多，而成就颇亦匪易。先经许广平君为之选录，最多者《太平广记》中文。惟所据仅黄晟本，甚虑讹误。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长洲许自昌刊本，乃始释然。逮今缀缉杂札，拟置卷末，而旧稿潦草，复多沮疑，蒋径三君为致书籍十馀种，俾得检寻，遂以就绪。至陶元庆君所作书衣，则已贻我于年馀之前者矣。广赖众力，才成此编，谨藉空言，普铭高谊云尔。

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，鲁迅校毕题记。时大夜弥天，璧月澄照，饕蚊遥叹，余在广州。

# 目 录

序例..... 鲁 迅(1)

## 卷一

古镜记..... 王 度(1)

补江总白猿传 ..... 缺 名(19)

离魂记 ..... 陈玄祐(27)

枕中记 ..... 沈既济(32)

任氏传 ..... 沈既济(40)

## 卷二

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..... 李吉甫(56)

柳氏传 ..... 许尧佐(64)

柳毅传 ..... 李朝威(70)

李章武传 ..... 李景亮(90)

霍小玉传 ..... 蒋 防(99)

## 卷三

古岳渎经..... 李公佐(115)

南柯太守传..... 李公佐(120)

庐江冯媪传..... 李公佐(136)

谢小娥传..... 李公佐(140)

李娃传..... 白行简(147)

三梦记..... 白行简(165)

长恨传..... 陈 鸿(170)

- 东城老父传····· 陈 鸿(181)  
 开元升平源····· 吴 兢(190)

#### 卷四

- 莺莺传····· 元 稹(196)  
 周秦行纪····· 牛僧孺(210)  
 湘中怨辞(并序)····· 沈亚之(219)  
 异梦录····· 沈亚之(223)  
 秦梦记····· 沈亚之(227)  
 无双传····· 薛 调(234)  
 上清传····· 柳 理(245)  
 杨娼传····· 房千里(250)  
 飞烟传····· 皇甫枚(254)  
 虬髯客传····· 杜光庭(264)

#### 卷五

- 冥音录····· 缺 名(275)  
 东阳夜怪录····· 缺 名(280)  
 灵应传····· 缺 名(298)

#### 卷六

- 隋遗录(上)····· 颜师古(318)  
 隋遗录(下)····· 颜师古(326)  
 隋炀帝海山记(上)····· 缺 名(333)  
 隋炀帝海山记(下)····· 缺 名(343)  
 迷楼记····· 缺 名(356)  
 开河记····· 缺 名(365)

#### 卷七

- 绿珠传····· 乐 史(386)  
 杨太真外传(上)····· 乐 史(395)  
 杨太真外传(下)····· 乐 史(414)

## 卷八

-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流红记·····   | 张 实(431) |
| 赵飞燕别传····· | 秦 醇(438) |
| 谭意歌传·····  | 秦 醇(449) |
| 王幼玉记·····  | 柳师尹(462) |
| 王榭传·····   | 缺 名(472) |
| 梅妃传·····   | 缺 名(481) |
| 李师师外传····· | 缺 名(490) |

## 卷末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稗边小缀····· | 鲁 迅(501)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
# 古 镜 记

王 度 撰

## 【原文】

隋汾阴侯生，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师礼事之。临终，赠度以古镜，曰：“持此，则百邪远人。”度受而宝之。镜横径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象。绕鼻列四方，龟龙凤虎，依方陈布。四方外又设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具畜焉。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绕轮廓，文体似隶，点画无缺，而非字书所有也。侯生云：“二十四气之象形。”承日照之，则背上文画，墨入影内，纤毫无失。举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绝。嗟乎，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。宜其见赏高贤，自称灵物。侯生常云：“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，其第一，横径一尺五寸，法满月之数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镜也。”虽岁祀攸远，图书寂寞，而高人所传，不可诬矣。昔杨氏纳环，累代延庆；张公丧剑，其身亦终。今度遭世扰攘，居常郁快，王室如毁，生涯何地，宝镜复去，哀哉！今具其异迹，列之于后，数千载之下（1），倘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大业七年五月，度自御史罢归河东（2），适遇侯生卒，而得此镜。至其年六月，度归长安，至长乐坡，宿于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颇甚端丽，名曰鸚鵡。度既税驾，将整冠履，引镜自照。鸚鵡遥见，即便叩首流血，云：“不敢住。”度因召主人问其故。雄云：“两月前，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。时婢病甚，客便寄留，云：‘还日当取。’比不复来，不知其婢之由也。”度疑精魅，引镜逼之。便云：“乞命，即变形。”度即掩镜，曰：“汝先自叙，然后变形，当舍汝命。”婢再拜自陈云：“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，大行变惑，罪合至死。遂为府君捕逐，逃于河渭之间，为下邳陈思恭义女，蒙养甚厚。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。鸚鵡与华意不相愜，逃而东；出韩城县，为行人李无傲所执。无傲，粗暴丈夫也，遂将鸚鵡游行数岁，昨随至此，忽尔见

留。不意遭逢天镜，隐形无路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汝本老狐，变形为人，岂不害人也？”婢曰：“变形事人，非有害也。但逃匿幻惑，神道所恶，自当至死耳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欲舍汝，可乎？”鸚鵡曰：“辱公厚赐，岂敢忘德。然天镜一照，不可逃形。但久为人形，羞复故体。愿緘于匣，许尽醉而终。”度又谓曰：“緘镜于匣，汝不逃乎？”鸚鵡笑曰：“公适有美言，尚许相舍。緘镜而走，岂不终恩？但天镜一临，窜迹无路，惟希数刻之命，以尽一生之欢耳。”度登时为匣镜；又为致酒，悉召雄家邻里，与宴谑。婢顷大醉，奋衣起舞而歌曰：“宝镜宝镜！哀哉予命！自我离形，于今几姓？生虽可乐，死必不伤。何为眷恋，守此一方！”歌讫，再拜，化为老狸而死。一座惊叹。大业八年四月一日，太阳亏。度时在台直，昼卧厅阁，觉日渐昏。诸吏告度以日蚀甚。整衣时，引镜出，自觉镜亦昏昧，无复光色。度以宝镜之作，合于阴阳光景之妙。不然，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？叹怪未已，俄而光彩出，日亦渐明。比及日复，镜亦精朗如故。自此之后，每日月薄蚀，镜亦昏昧。其年八月十五日，友人薛侠者，获一铜剑，长四尺，剑连于靶；靶盘龙凤之状，左文如火焰，右文如水波，光彩灼烁，非常物也。侠持过度，曰：“此剑侠常试之，每月十五日，天地清朗，置之暗室，自然有光，傍照数丈。侠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爱古，如饥如渴，愿与君今夕一试。”度喜甚。其夜，果遇天地清霁。密闭一室，无复脱隙，与侠同宿。度亦出宝镜，置于座侧。俄而镜上吐光，明照一室，相视如昼。剑横其侧，无复光彩。侠大惊，曰：“请内镜于匣。”度从其言，然后剑乃吐光，不过一二尺耳。侠抚剑叹曰：“天下神物，亦有相伏之理也。”是后每至月望，则出镜于暗室，光尝照数丈。若月影入室，则无光也。岂太阳太阴之耀，不可敌也乎？其年冬，兼著作郎，奉诏撰国史，欲为苏绰立传。度家有奴曰豹生，年七十矣。本苏氏部曲，颇涉史传，略解属文，见度传草，因悲不自胜。度问其故。谓度曰：“豹生常受苏公厚遇，今见苏公言验，是以悲耳。郎君所有宝镜，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。苏公爱之甚。苏

公临亡之岁，戚戚不乐，常召苗生谓曰：‘自度死日不久，不知此镜当入谁手？今欲以蓍筮一卦，先生幸观之也。’便顾豹生取蓍，苏公自揲布卦。卦讫，苏公曰：‘我死十馀年，我家当失此镜，不知所在。然天地神物，动静有征。今河汾之间，往往有宝气，与卦兆相合，镜其往彼乎？’季子曰：‘亦为人所得乎？’苏公又详其卦，云：‘先入侯家，复归王氏。过此以往，莫知所之也。’豹生言讫涕泣。度问苏氏，果云旧有此镜，苏公薨后，亦失所在，如豹生之言。故度为苏公传，亦具言其事于末篇，论苏公蓍筮绝伦，默而独用，谓此也。大业九年正月朔旦，有一胡僧，行乞而至度家。弟绩出见之。觉其神彩不俗，更邀入室，而为具食，坐语良久。胡僧谓绩曰：“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。可得见耶？”绩曰：“法师何以得知之？”僧曰：“贫道受明录秘术，颇识宝气。檀越宅上，每日常有碧光连日，绛气属月，此宝镜气也。贫道见之两年矣。今择良日，故欲一观。”绩出之。僧跪捧欣跃，又谓绩曰：“此镜有数种灵相，皆当未见。但以金膏涂之，珠粉拭之，举以照日，必影彻墙壁。”僧又叹息曰：“更作法试，应照见腑脏。所恨卒无药耳。但以金烟熏之，玉水洗之，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，藏之泥中，亦不晦矣。”遂留金烟玉水等法，行之无不获验。而胡僧遂不复见。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。令厅前有一枣树，围可数丈，不知几百年矣。前后令至，皆祠谒此树，否则殃祸立及也。度以为妖由人兴，淫祀宜绝。县吏皆叩头请度。度不得已，为之以祀。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，养成其势。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。其夜二鼓许，闻其厅前磊落有声，若雷霆者。遂起视之，则风雨晦暝，缠绕此树，电光晃耀，忽上忽下。至明，有一大蛇，紫鳞赤尾，绿头白角，额上有王字，身被数创，死于树。度便下收镜<sup>(3)</sup>。命吏出蛇，焚于县门外。仍掘树，树心有一穴，于地渐大，有巨蛇蟠泊之迹。既而坟之，妖怪遂绝。其年冬，度以御史带芮城令，持节河北道，开仓粮赈给陕东。时天下大饥，百姓疾病，蒲陕之间，疠疫尤甚。有河北人张龙驹，为度下小吏，其家良贱数十口，一时遇疾。度悯之，赍此人

其家，使龙驹持镜夜照。诸病者见镜，皆惊起，云：“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。光阴所及，如冰著体，冷澈脏腑。”即时热定，至晚并愈<sup>(4)</sup>。以为无害于镜，而所济于众，令密持此镜，遍巡百姓。其夜，镜于匣中泠然自鸣，声甚彻远，良久乃止。度心独怪。明早，龙驹来谓度曰：“龙驹昨忽梦一人，龙头蛇身，朱冠紫服，谓龙驹：‘我即镜精也，名曰紫珍。常有德于君家，故来相托。为我谢王公，百姓有罪，天与之疾，奈何使我反天救物！且病至后月，当渐愈，无为我苦。’”度感其灵怪，因此志之。至后月，病果渐愈，如其言也。大业十年，度弟绩自六合丞弃官归，又将遍游山水，以为长往之策。度止之曰：“今天下向乱，盗贼充斥，欲安之乎？且吾与汝同气，未尝远别。此行也，似将高蹈。昔尚子平游五岳，不知所之。汝若追踵前贤，吾所不堪也。”便涕泣对绩。绩曰：“意已决矣，必不可留。兄今之达人，当无所不体。孔子曰：‘匹夫不夺其志矣。’人生百年，忽同过隙，得情则乐，失志则悲，安遂其欲，圣人之义也。”度不得已，与之诀别。绩曰：“此别也，亦有所求。兄所宝镜，非尘俗物也。绩将抗志云路，栖踪烟霞，欲兄以此为赠。”度曰：“吾何惜于汝也。”即以与之。绩得镜，遂行，不言所适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，始归长安，以镜归，谓度曰：“此镜真宝物也！辞兄之后，先游嵩山少室，降石梁，坐玉坛。属日暮，遇一嵌岩，有一石堂，可容三五人，绩栖息止焉。月夜二更后，有两人，一貌胡，须眉皓而瘦，称山公；一面阔，白须，眉长，黑而矮，称毛生。谓绩曰：‘何人斯居也？’绩曰：‘寻幽探穴访奇者。’二人坐与绩谈久<sup>(5)</sup>，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。绩疑其精怪，引手潜后，开匣取镜。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。矮者化为龟，胡者化为猿。悬镜至晓，二身俱殒。龟身带绿毛；猿身带白毛。即入箕山，渡颍水，历太和，视玉井。井傍有池，水湛然绿色。问樵夫，曰：‘此灵湫耳。村间每八节祭之，以祈福佑。若一祭有阙，即池水出黑云，大雹浸堤坏阜<sup>(6)</sup>。’绩引镜照之，池水沸涌，有雷如震。忽尔池水腾出池中，不遗涓滴。可行二百余步，水落于地。有一鱼，可长丈余，粗细大于臂，



首红额白，身作青黄间色，无鳞有涎，龙形蛇角，嘴尖，状如鲟鱼，动而有光，在于泥水，因而不能远去。绩谓鲛也，失水而无能为耳。刃而为炙，甚膏，有味，以充数朝口腹。遂出于宋汴。汴主人张珂家有女子患，入夜，哀痛之声，实不堪忍。绩问其故。病来已经年岁，白日即安，夜常如此。绩停一宿，及闻女子声，遂开镜照之。病者曰：‘戴冠郎被杀！’其病者床下，有大雄鸡，死矣，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。游江南，将渡广陵扬子江，忽暗云覆水，黑风波涌，舟子失容，虑有覆没。绩携镜上舟，照江中数步，明朗彻底，风云四敛，波涛遂息，须臾之间，达济天堑。跻摄山曲芳岭(7)，或攀绝顶，或入深洞，逢其群鸟环人而噪，数熊当路而蹲，以镜挥之，熊鸟奔骇。是时利涉浙江，遇潮出海，涛声振吼，数百里而闻。舟人曰：‘涛既近，未可渡南。若不回舟，吾辈必葬鱼腹。’绩出镜照，江波不进，屹如云立。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，水渐清浅，鼉鼉散走。举帆翩翩，直入南浦。然后却视，涛波洪涌，高数十丈。而至所渡之所也，遂登天台，周览洞壑。夜行佩之山谷，去身百步，四面光彻，纤微皆见，林间宿鸟，惊而乱飞。还履会稽，逢异人张始鸾，授绩《周髀九章》及明堂六甲之事。与陈永同归。更游豫章，见道士许藏秘，云是旌阳七代孙，有咒登刀履火之术。说妖怪之次，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有三女，遭魅病，人莫能识。藏秘疗之无效。绩故人曰赵丹，有才器，任丰城县尉。绩因过之。丹命祇承人指绩停处。绩谓曰：‘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。’丹遽命敬为主，礼绩。因问其故。敬曰：‘三女同居堂内阁子，每至日晚，即靓妆玄服。黄昏后，即归所居阁子，灭灯烛。听之，窃与人言笑声。及至晓眠，非唤不觉。日日渐瘦，不能下食。制之不令妆梳，即欲自缢投井。无奈之何。’绩谓敬曰：‘引示阁子之处。’其阁东有窗。恐其门闭固而难启，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，却以物支柱之，如旧。至日暮，敬报绩曰：‘妆梳入阁矣。’至一更，听之，言笑自然。绩拔窗棂子，持镜入阁，照之。三女叫云：‘杀我婿也！’初不见一物。悬镜至明，有一鼠狼，首尾长一尺三四寸，身无毛齿；有一老鼠，亦